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二

列傳

宋九十六

徐誼　吳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

常丞孝宗論樂制誼對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帝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徽州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究者得釋吏皆坐罪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寖棘光宗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帝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

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帝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謂趙汝愚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冑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冑同在閤門可因以勝掐之侂冑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冑請于憲聖侂冑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

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寖觖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啟汝愚無計防之乃直而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

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
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
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
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
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
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
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
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

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

後謚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静江府教授劉焞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凖備差遣盗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焞於是録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廵檢人人驚勵爭死鬬不踰時盗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

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宫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帝趣修大内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

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祗見焉會偽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扎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為亂政獵既駁史浩諡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未有過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孝

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埸刺子弟以補軍實增襄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

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逵孟
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召除祕書少監
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黄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祕閣
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
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
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乃修成
高氏三海築金鸞内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
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

獎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
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
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
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
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
荆湖宣撫使時金人再侵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
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
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

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璘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扼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璘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璘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璘實表率之謚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
召試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
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
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
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
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疏入不
報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
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

以制用而已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内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宫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宫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宫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

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
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内艱起復知鄂州俄淮
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
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胄
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
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
徑遣兵解圍高悦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户周勝獲
千户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為宣撫使尋以宣諭

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擄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録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

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内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帝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帝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啟擬令侍從臺諫薦人帝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

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祗以重其玩侮異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帝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為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罷主管沖右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祕閣移福建召為太常少卿兼實録院檢討官守祕書監權户部侍郎初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蓋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纏度少差豫圖銷弭遂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

提舉興國宮起知贑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宫觀兼侍讀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充荆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黄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侵謙駐漢陽為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

士熊侍讀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官葉時再謫降兩官論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靜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

父著為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顔者名犯仁廟嫌諱甲力辭完顔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二十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權工部侍郎升同修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荆州為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為北海太祖嘗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

亘四十里移知廬州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
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衂金陷西和成州
曦焚河地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川於金金鑄印立
曦為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
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徹驀關之戍金自板岔谷
繞出關後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扞
禦松謀遣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
遣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權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

之因臥疾曦又遣其弟旼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顔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遺參知政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即日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徹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璧袖帛書進帝覧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直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為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赴行在今朝廷已

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恐已渡江而去恐蜀遠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偽罪狀公論快之會宣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巨源傳巨源既死軍情巨測除甲宣撫使未幾金自鶻嶺關劄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皖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冑誅上念甲精忠

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輅
與丙不恊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訪
蜀人才之可用者葢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
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始爲科糴孝宗
聞其病民命總領李蘩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勸
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金
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興
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蘩成法

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為一帥治興元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為制置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朝廷計居誼猶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𨚗悉糜之又乞以阜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司復通吳氏莊歲收租四萬斛有奇錢十三萬以裨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討

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邉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理宗詔謚清惠

楊輔字嗣勲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户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吴挺病輔以吴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

貽書四川制置印密言統制官李爽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密然之挺卒密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為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即益昌領事復數月奏以權興州事楊虞仲兼權召守祕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名還尋以數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胄決意用兵以吳曦為四川宣撫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

發覺察之㩲今所在皆受節制内憂不輕因託言他事

遣人以砦書告于朝帝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

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

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内郡無兵可用遷

延兩月但為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

韓植而去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

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

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章

制敗事安丙才力强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旨輔赴闕議者為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旨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進帝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楊簡言輔甞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謚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賈暉後以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曰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胄閲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

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
守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
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
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帝方嚴其選謂宰臣留
正曰卿監郎官中其有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
乎帝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劾罷戶部尚書葉翥
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徙太府少卿
求去不已除直祕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

時孝宗不豫帝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羣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諜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

難進小人難退若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阼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帝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閤門事韓侂胄寖擅威福故首及之權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

仁宗之於唐介皆蹔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為令宿儒又非三臣比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再疏不聽以劉德秀劾出為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為謗訕比之楊惲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

胥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沖佑觀吳曦叛誅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州路提刑擢知瀘州伲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閔雨求言光祖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謂伲胄曰帝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夥奈

何己之侂胄入其言五日祀圜丘六日始宣遺詔於是
光祖言憲聖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侂胄
敢視之如卑喪遷就若此賊臣就戮盍告謝祖宗改從
休日從之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
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
士諡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
祖禹世以爲名言子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三至六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三

列傳

宋九十七

余端禮　李璧　邱崈

倪思　宇文紹節　李蘩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

間賦丁絹錢率三氐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

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名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昔越謀吳外講盟好内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于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

四因其内釁而擊之此投隙之機也因外患而伐之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帝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為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于圜丘前期享于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宫中火

後考室落成故于大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耕籍必合祭天地于圜丘前期朝享于景靈宫太廟欲如明道之制行于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有言禮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于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于郊故謂之郊猶祀于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與合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帝為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

平州奉祠光宗立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下之孝于壽皇當如舜之于堯行其道可也武之于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于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為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讀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後

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愚所請為蜀計為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于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

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安危之機在于呼吸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乃為太上皇帝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寖竊威柄汝愚等欲

踈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黄灝以放民租竄知婺州黄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于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帝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為侂胄所制壹欝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卒授

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肅子嶸工部尚書

李璧字季章眉之丹稜人父燾典國史璧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璧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為正字寧宗即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侂胄平章國事遂召璧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達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璧受

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師襲漣水金人憤甚璧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璧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璧歸侂胄用師意方銳璧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茍且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胄得罪貶璧論襄陽形勢深以心腹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胄意不懌于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璧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

于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冐克丕應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雪恥必復之志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璧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初侂胄名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璧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招璧飲酒酣及師旦事璧微摘其過覘侂胄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

師旦坐貶官璧又言郭倬李汝翼僨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參知政事金遣使來微示欲和意邱崈以聞璧貽崈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胄侂胄大恚不復以和為意璧言張浚以討賊復讐為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胄不聽以張巖代崈璧力爭言邱崈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邱崈耶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璧議須用重

臣宣撫薦制置使楊輔為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胄疑輔避事璧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于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故侂胄怒甚用兵之意益急璧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禍璧曰噫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以密旨告璧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璧言事留恐泄侂胄迄誅璧兼同

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璧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事璧實預聞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宫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至遂寧璧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廨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毁璧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

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璧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則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璧尋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謚文懿璧嗜學如饑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于典章制度尤綜練為文雋逸璧父子與弟亶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邱崈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為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

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宏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内治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宏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宏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宏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宏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㕛築三月堰

成三州爲鹵復為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私出内並以錢會各半為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戸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歷九月晦與統天歷不合宗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歷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從其言孝宗喜謂宗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為樞密宗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

伴令沿途遵執宗具奏謂不可以此啟敵疑心不奉詔抃憾之訾宗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召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宗素以吳氏世掌兵為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宗即奏

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冑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宗先見寧宗即位赴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冑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宗蓋北伐議也知宗平

日主復讎冀可與共功名宗曰中原淪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然兵交勝負未可知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絶不然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為遲之宗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摇于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宗為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宗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

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宗內職宣諭兩淮宗報曰使名雖異其為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且彼平章宣撫既寢尤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圖宿壽既而師潰侂胄遣人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宗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宗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侵天長等城

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還兵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侵淮南或勸宗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宗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宗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國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宗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宗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

紙宏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宗復以聞遂遣陳璧充小使璧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為出兵眞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宏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北伐之謀釁端在宋自金人分道大舉宋無不望風奔潰邱宏受命宣撫自不得不主和以紓國患顧侂胄之為元謀金人久已深悉請于移書內暫免繫銜以與塗飾一時耳目金人其果可欺耶識見卑鄙適足貽輕笑耳 侂胄大怒罷宏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

洞霄宫落職俄冑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刦宻乃隨雄淮所屯分隷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頴揀刺為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為額分為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宻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

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祕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帝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權侍立修注官直前奏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累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郎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于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

紹熙移用始頻按宋史本傳作紹興考紹興為高宗年號封椿庫置于孝宗時不當云紹興應是光宗年號紹熙之誤今改正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椿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閤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帝稱善除禮部侍郎帝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帝召嘉王思言

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于嘉王也帝爲動容時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于褻狎終于恣横卒至于陰陽易位内外無别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吕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宫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

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佐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佐胄或勸思不可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争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

旦贓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
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
大夫寡廉鮮恥列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
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
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
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
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
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

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殛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按葉

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先是有旨百官詣朝堂集議函首事樞密章良能建議以爲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介抗議謂侂胄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爲可惜良能以語侵介介奮起爭之會倪思亦謂一侂胄臭頭顱何必諸公爭介議遂不勝良能徑呼省吏仲黄紙揭于衆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函侂胄首送金據此則國體可惜之語蓋發于王介而思實勸其勿爭且章良能所議實定于思之一言與

宋史所載殊異謹識

從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帝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

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専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按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云

晦上章徧舉累朝自趙普以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學詞科于思非不記此類文字特出于一旦私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思遂不復敢辯免所居官晦與真德秀最厚益辨明典故頗資于德秀云此可補宋史所未備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修

築古城刱造砦柵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佺胄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力無益于事佺胄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佺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為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荊南徒損威

望聞隨軍轉運安丙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擢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摇足全蜀

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今乃有他耶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于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為少師非常典也謚曰忠惠

李蘩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祲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户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

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蘩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悦徙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聞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于經費之中斟

酌損益變科糴為官糴貴賤𥅆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𥅆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三年纍上奏疏者十有三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讙趍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洋洋閒繪纍像祠之范成大驛疏言關外麥熟倍于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于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

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蘩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蘩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獘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蘩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蘩寓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

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為怨後蘇總餉事挺謬奏軍食猾惡孝宗以問蘇蘇緘其樣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蘇講學臨政皆有源委云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四

列傳

宋九十八

鄭穀王庭秀　仇悆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為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吳柔勝

游仲鴻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鄭瑴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召為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遷右司諫升為諫議大夫帝至杭州瑴奏曰陛下南渡出于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為用況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内寄居待闕及見任宫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

速得賢才以濟艱厄詔從之苗傅劉正彦等逆亂殺庭立面折二凶且謂逆賊凶燄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殺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殺言黄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内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

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闢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數對請付外行之又論黄潛善汪伯彦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調湖南錢伯

言與黄顧皆棄城呂源與梁楊祖皆擁兵而逃今顧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勸懲詔竄削有差傅正彦日至都堂議事數奏將帥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俊兵以五百人歸陜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命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數知出二凶姦謀具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數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

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等聞之皆感激奮厲為赴難計俄詔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庭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唐睿宗傳位皇

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為有法行之于今為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民人退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召㲄與宰執同對簾前㲄乞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㲄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闗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㲄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以示㲄庭秀㲄庭

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燮勝非與執政頡峧王孝廸路允廸皆在坐尚書左丞張激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激欲出穀等共止之穀與李邴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于穀殆不能釋也

庭秀字頡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為學旁搜遠紹不茍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為文辭俊邁宏

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為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高宗即位御史中丞言偽楚時廢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為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于人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申憲司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論黄潛善賣官售寵罷之既與鄭轂力爭降封高宗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吕祉奏朝廷今日縁

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為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于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以名來上參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獄

詳恕多所全活爲鄧城令滿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僉餽饟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僉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僉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于盧溝河囊橐往往委以資敵僉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嚚訟僉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猾吏楊蓋每陰疏令過脅持為姦僉暴其罪黜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録命僉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

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悆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悆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莱密間素聞悆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嘑曰無驚仇公南還知建昌軍入為考功員外郎時仕者死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稽考者甚多真偽錯亂悆親為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

為沿海制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紿言士卒將為變致
遣精兵客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
海去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
坐削兩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
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為
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悆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
刃登樓揚白麾左右驚潰廹悆上馬悆徐謂曰若輩無
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冦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為

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念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為保江計念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感思自奮監押闗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無以為賞念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感勵募盧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郤走渡淮其後麟復增兵來

冦悆復壽春俘馘甚衆獲旗械數千焚粮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悆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諜言烏珠為之殿人心恟駭不知所為會京西制置使遣牛臯統兵適

至念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臯既至以忠義撼之臯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臯挾以上手刜數人因免冑大呼曰我牛臯也嘗四敗烏珠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念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附者見念像不

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檄僉度其宜處之僉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浚韙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奬善良為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州罹兵火既燬僉斥廚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

禮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悆在郡多縱胥吏為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為湖南安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為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陜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其計莫測悆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為異已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

僉言逥後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陛辭言我軍已
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衂若乘已
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帝嘉之以言罷提
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盇都縣伯卒贈左通
議大夫僉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沿海
制置使陳彦文薦于朝起復之不就端方挺特自初官
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為邑子以
文謁僉僉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

嘗以私見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為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又雪前相

李邦彦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為民興除大利害人人翹足以待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彦太上皇久處邦彦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為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人心自此離矣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

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為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適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肄矗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從之攝獄事有因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

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銷滿秋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振濟復為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授

静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為其所屈登至頗革而登喜其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愬琥侵貸學錢者登白郡及諸司寘之法忿而死一郡

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盍建祠祀之登曰檜為相亾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劾檜祠而自為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静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閔之故人有為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為也登曰其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

納官贖罪仍送静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問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季仲文郎馳以達檜檜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為泣下奮劍

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為吾當以死捍之帚不棄亦坐鐫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廸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為守奏乞褒録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為本云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

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
庶恐祀豊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
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
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
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
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
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
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

大計也既入見復申前疏之請望宣告大臣行之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冒占官户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

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遇完顔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刼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為曰願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于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為持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

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然以汝為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亘李儔為心腹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卒為邏者所獲汝為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皆官之紹興十三年汝為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獨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為言于朝換宣教郎添差通判

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汝為遂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襲取契丹之鋭一旦長驅直擣京闕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鬬將士戮力勇氣萬倍願當一戰加之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敵鋒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成恢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烏

珠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今當乘去歲淮上得勝之勢特降哀痛之詔聲言親征約諸帥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以攻獲烏珠為急又言烏珠好勇再起兵端所恃者不過自能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陜一路專當薩里罕權合諸帥為兩節制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為宣慰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

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勢既合不為敵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敵必首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𨻶新河入鉅野澤以步兵自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襲其內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敵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為計矣久之有告汝為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汝為身長七尺蹙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

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大息曰吾結髪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為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為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為能知死期甞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色不亂汝為倜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甞見其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

也史載之邵博字文亮臣李燾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

關民先楊寀惠疇經紀其喪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

汝為死詣登聞鼓院以狀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

子南强以汝為之死哀愬于朝參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

以聞特官一子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

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進所著唐太宗論

贊及貟薪論孝宗嘉歎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

者例從外添差溫州教授郡饑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為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差敕令所删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抵牾吏得以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恃今日要當先為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帝以為是又論太學正録掌規矩之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員少請以正録兩員升為博士從之論除官胜冗之弊乞精選監司而擇籍名郡將代

半歲乃注人帝親以其章授宰臣行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八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言復令梲之信鈎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賕為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屬信信特弗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牘嗟激不已以聞于帝他日帝謂尚書蔡沈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轉廕薦肆為姦欺為擿最者數事告宰相付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鋭爭之帝審知其非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

也汝將何為獄具皆伏辜因請置籍以杙後患授軍器少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毋憂吏願無再為考功起知永州入奏事留為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反復披覽常至夜分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弊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

實持論尚刻薄而寖失祖宗忠厚之意革弊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寛大之體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閒使天下靡然知嚮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為擾願明與減放又論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嚴訓練之職又言屯田利害帝皆納其說兼玉牒所檢討官提領户部酒庫久之帝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鄉處書生不長於

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為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兼禮部尚書使于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駭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帝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

立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不一故其心不一願陛下求至當之論使歸于一官者甘昇旣逐遠之矣屬高宗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昇俄提舉德壽宮信亟執奏舉朝皆悚翰林學士洪邁適入帝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爲今一宮之事異于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可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是駁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

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福宫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令貴必行寛州郡以養民力修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縣當别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緡七萬匹緜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斛山陰境有獱猕湖四環皆田歲

苦潦信創啟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壩化滙浸為
上腴民繪像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
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衆職修理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
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喪歸自金陵草屨徒行雖疾風
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
疾復作至是寖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
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
以忠孝公廉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遊縣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差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參議官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左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

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遷祕書少監修五禮會要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

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耆長雇直隸總經制司並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為甚又論亭户未嘗煮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産害及編氓宜取一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勲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貲産止可行於彊盜贓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

銅為器帝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卒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牾無所適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帝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梔密劉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盜贓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彊盜烏可恕用舊法而

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寖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為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彊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帝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起知泉州毘舍邪嘗掠海濵居民歲遣

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為毘舍邪犯境大猷曰毘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毘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鬬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為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

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宫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宫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敘宗族外族為興仁録率鄉人為義莊衆皆欣勸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静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畫一圖

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除沿海制屬寧宗即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變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累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

稷陛下追思𪅴年益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𪅴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還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生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兼崇正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夔爭益力臺論劾夔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

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眞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

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桑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為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擢為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再議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皋有馬為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

矢拒皐皐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為言郡下七人于獄桀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收土豪孟宗政危再興隷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為名將築隨州及襄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廪以總所闕額營栅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即乞糴于湖州大講荒政十五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祕閣修撰主管亳州明道宮卒謚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

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為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見重於制置使趙汝愚敘州董蠻犯犍為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

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亦籍還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横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呉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閫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興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吕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

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閤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恚甚

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過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黄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

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之矣凡阿附宰相本兾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還軍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州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呉曦曦言仲

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塡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紱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佀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參政李壁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

致予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侶淳祐五年為右丞相自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唐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録參邏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鍜錬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帝

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為諫大夫祥
調濠州録事參軍安豐守臣冐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
監司委祥卒歸之民累遷軍器少監提舉淮東常平茶
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
惡者廢定城與國漢陽監更鑄紹興新錢從之遷國子
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
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絶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
去國命如髮汝愚決䇿立陛下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

奈何使精忠巨節怫欝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沖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為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帝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為國子録

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
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
介又力請帝過宮執喪累疏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
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
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
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
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時韓侂冑居
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論議之士陰附之

以希進于是始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詆己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職求自通介拒絶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郤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偽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為偽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為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知饒州未赴召為祕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

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治佐冑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累遷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為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

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為言而未及釐正顧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祕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宮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為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

曰此中宮意介曰丞相而逄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感福于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閤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朶殿下何所聞見而修起居注乎乞依歐陽修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

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為給事一為諫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埜自有傳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孫散居於蜀遂為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為山南東道掌書記名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修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内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甲冑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陰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

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于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德之預以為慮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會曦變託跌足以避偽事平始赴閬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

南路提刑改湖北召為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深感德之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婚于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康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

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温江尉攝邑有政聲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疾久不克省重華宫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為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也今

乃使人視為具文吾何顔以尸此職乃為書以諌力請過宫不報大全于是三上疏其畧曰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吴挺死今尚不以為然則事有幾微于朕兆者可諌陛下乎萬一變起蕭墻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為不信坐受其危亡矣外間傳聞以為壽皇將幸越幸吴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報寧宗即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

元年易太常寺主簿遷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録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用事私臺諫之選為已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羣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位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日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録將上帝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于是除知金州至姑蘇以病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四